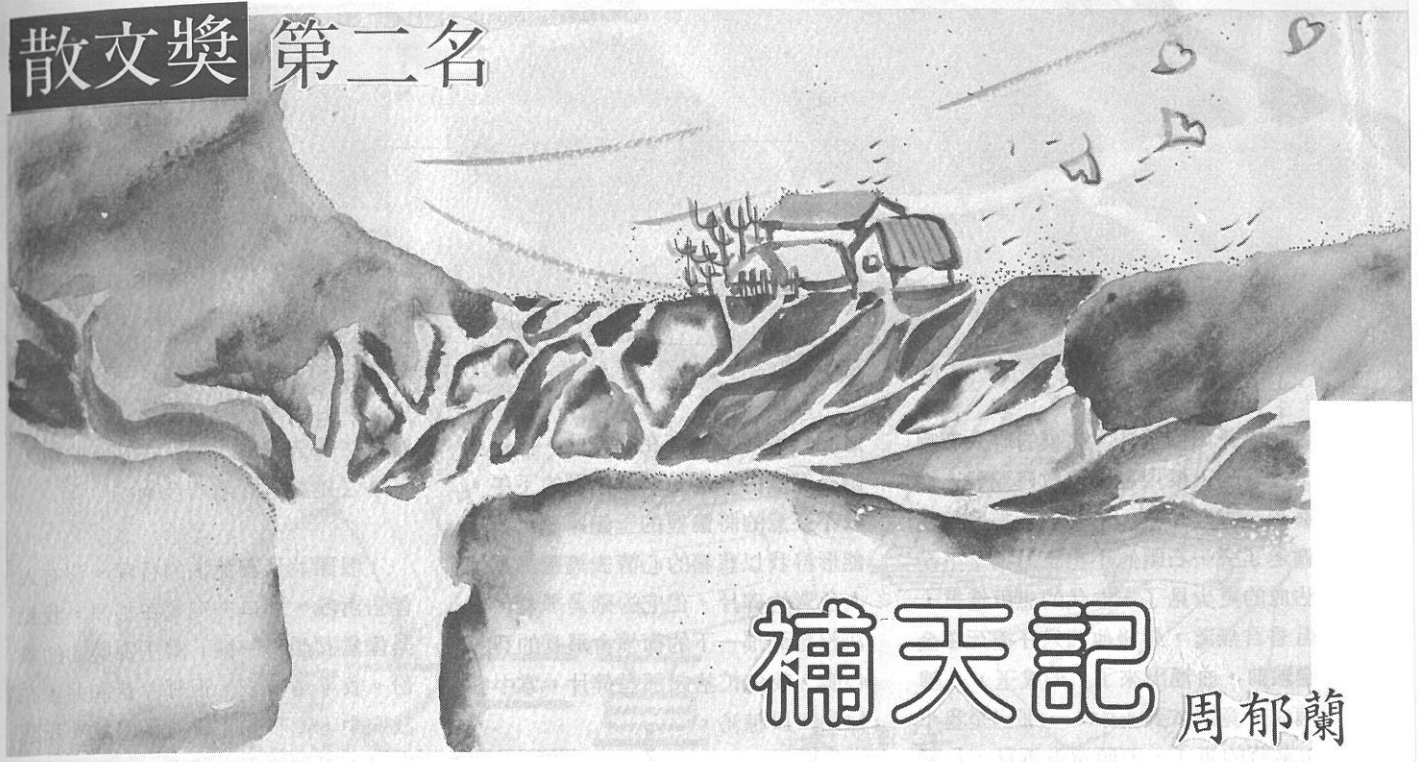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獎 第二名



補天記

周郁蘭

緣起於一個古老的傳說：共公頭觸不周山，令天上出現了一個洞——但，沒有女媧。

記不得那是那一年的事了。在我有記憶的日子裡，第一次回到屏東故居的宅子，古老的四合院沉默地矗立在昏黃的夕陽裡。那是九月中旬的事了，南台灣的燠熱在這時已逐漸減褪成一種微弱浥出芬芳的清冷。那廂院式的房間「一條龍」式的啣環相接。第一次看見這古老的宅第，胸中便湧起一種癱瘓似的感覺，尤其是當觸眼看到那背景像燃燒似火紅的天空，那種急速漲起又急速湧退的天空，總讓人牽起一種踉蹌的心境。

房子的一旁龍吐珠和蔦蘿交抱著爬上牆頭，窗後正是那「鳳尾森森，龍吟細細」的竹子，在這樣熟悉又朦朧的黃昏裡，竹影印在紗窗上，當風吹過，便變幻成一些詭譎的圖案。有時候更讓人懷疑是時間走過的痕跡。我們不是一個勁兒的懷疑時光它有腳嗎？我們不是一個勁兒的覺得歲月總愛留點痕跡嗎？

古昔後面是一大片的花園，種得滿滿的玫瑰、天堂鳥、劍蘭、桂花。這些花兒、朵兒總是不分四時地開著，中間錯落的種了幾株果樹。花園的最後面有一口八角玻璃井，也不知它的源頭在那，反正它就是源源不斷的湧著一井的活水，不分日夜，泊泊且潺潺……

那時婆婆還在。她已是兩鬢飛霜的人了，仍是每天早晨和太陽一起起床。每天早晨她早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淨雙手，撮一小把花供在佛堂前面，然後手中捻燃一柱香，走到堂口望空拜了幾拜，再要安靜虔誠的插在香爐裡。她總是一邊拜一邊口中喃喃地唸些從不讓人聽到的句子。

不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嗎？何以她的那些話我竟聽不見？我不是豎著尖耳像動物般的窺視著她嗎。何以那些低低的禱語神能聽見？何以我和神之間竟沒有交會？我墊起腳尖看到佛堂正中央供的一塊牌位：孝思堂。

我問了婆婆她唸了些什麼。她只是笑一笑，像又想起什麼似的說：「小島，阿媽給你一樣好東西好不好？」那話像是說給自己聽的，還不等我回答，她自己便拿了一條矮凳子，上了側廂頂天的五斗櫃，她吃力的拉開一條屜子，伸手進去摸索了好一會兒。最後終於拿出一只玉環。當她巍巍顫顫的從凳子上下來時，說：「小島，你看這個玉鐲子，玉這種東西最是奇妙，如果跟對人，它就會漸漸變綠唷。來，這支給你。」

我高興地什麼似的……

忘掉了是怎樣離開了那幢古昔的，也忘掉了阿媽是什麼時候裡過世的。但是那只玉鐲子本是像蛋清一般的顏色，卻逐段逐晶瑩翠綠了起來。

那種古老長白山裡傳說：小紅和小綠的故事不是說得清清楚楚嗎？只



有中國長白山上的，才眞的叫人蔘哪！採蔘的人要用紅絲繩做好記號，採蔘也全靠經驗哪，一出聲，那些蔘就遁走了……石頭他不也說過嗎？玉是沾血的更少見了，古代的忠臣進言，但昏君無道，最後他們只好撞死在金鑾殿前，血湧出來了，形成玉，一縷魂魄，竟歸依到玉中……那已是我十九歲時的事了，石頭還告訴我：「玉得其主，益綠。」

我懷著那種劇烈卻又模糊的心情，那種氤氤氳氳的天地間的靈氣，恍恍忽忽竟像古昔屋後的那口井，一種沉鬱而憂愁湧現。古昔就這樣靜靜的矗立著，每一想起就像想起歷史上的長安或洛陽般的幽渺。

忘掉了那一段少年的日子是怎樣過的了。和石頭到植物園裡看荷花的那天，池水特別的綠。植物園的荷花池究竟有多大呢？我不知道，應該有天上的銀河般的迢遠吧！我在花與花之間找尋著可以存在的灘頭，但是異國是寂寞的，那是一個鹹澀的下午。我不經意的將懷裡的玉鐲摔碎，我不能形容我以悲喜的心情去適應那些炫人色彩的碎片，但它的確是那樣。我決沒想到那一下的衝撞會那樣的裂入心魄，我忽忙拾起那些碎片，掌中卻儘是一股涼沁。

在倉惶與倉惶之間，我回到屏東故居的前院，工人們正把一包包的水泥往車上搬下來。嬸嬸喜孜孜的看著我說：「終於有新式的浴室了。小島，下次你再回來，就可以住樓上的房間了。」我看著工人拿著鐵鎚敲打著磚墻，竟是一步一個破洞。

「井呢？」我問。「你小孩子不知道，喝井水會得烏脚病的，現在雖沒烏脚病，但你們喝慣了自來水，再喝井水是會拉肚子的。」嬸嬸一邊又欣喜的說。「井呢？」像不懂她的話似的，我失魂般又問了一遍。「早塡了。」她詫異的看著我。

我開始了我流浪的行程。沒有人能告訴我，那口井究竟在那裡，我總是儘量試想那一齣「霸王別姬」的緣份。我不是項羽，但那古昔和井，在我胸中，竟不知不覺做了虞姬。我想到日本軍神的刀木將軍，想到天皇對他說的話：「我活著，你不能死……

就爲了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我站在合歡山上，石頭給了我一杯酒，他說：不要太猛。我仍舊一口灌下，喉裡好像火燒一般，我從帳裡奔出來，想救一救我那可憐發燙的臉，一擡頭，天幕低沉的似乎可以觸摸得到，星與星擠眼，忽然間我看到天樞天璇等環繞了一個環，像我的玉鐲般閃了翠綠的光芒，天好是古厝後的那一窪井，幽暗而深邃，長久以來，它就一直是在那裡……